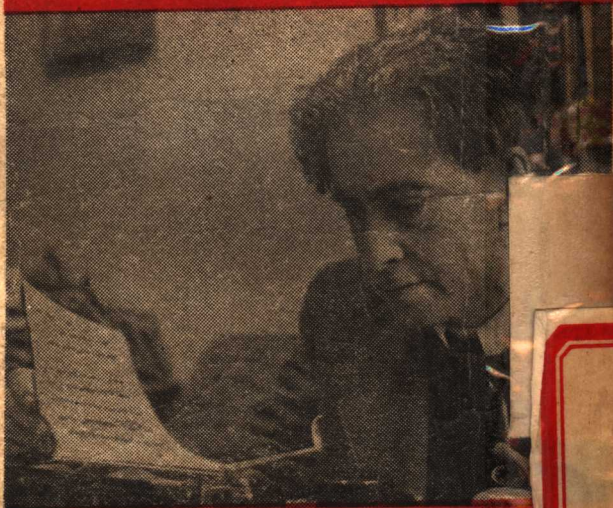


愛倫堡著

美國我見

我聞



李嘉譯

新羣出版社印行

美國國歌

我我聞

周立

新華書店經售

聞我見我國美

譯嘉李·著堡倫愛

行印社版出羣新

· 1947 ·

美國我見我聞

• 愛倫堡著 •

• 李嘉譯 •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理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1947 初版
(申)1-200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題記

第一次讀愛倫堡的作品約在六七年前。葆荃兄譯了些他的報告文學，在重慶的報上連載。這些文字，連同我以後所讀的一些較長的著作，留給我十分深的印象，使我成爲了愛倫堡的愛讀者。

我覺得愛倫堡在近代文學中最大的功績是他創造了現代報告文學的典型。因爲他對近代法國文學的造詣極深，他充份地把握了文學中的現代風格與機智；因爲他是個革命者，他洋溢着健康的情緒；因爲他旅行極廣，他有不偏頗的見識與廣闊的胸襟；因爲他是個詩人，他的文字精練，同時有詩的情調；因爲他是個小

觀察家，他的描述生動而活潑；因為他是個新聞記者，他的觀察十分精細而銳利；而最重要的是他同時是個理論家，所以他有極嚴密的思想邏輯與極犀利的批判精神。

讀愛倫堡的作品，時常使我不自主地想起我幼年時所讀的海涅的散文。我認為在風格與天賦上愛倫堡與海涅是有點接近的，但是時代及環境却使他們有了不同的造就。海涅雖然揚起現代主義的旗幟，公言要擊破浪漫主義的堡壘，但是倒頭來，他還不得不自己承認是德國浪漫主義派的最後一位詩人，彈起破舊的七弦琴，而歌唱起最後一支「青色的花」的歌。同時，海涅的散文中現代的風格是不完整的，它時常被過強的浪漫主義與傷感主義的情緒所毀壞。而愛倫堡則沒有這一個缺陷，他比海涅更踏前了一步，完成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健全與嶄新的風格。

這個集子所收容的六個連貫性的短篇是愛倫堡最近的作品。他於大戰結束後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了一次美國。回到蘇聯以後，他寫下了旅美印象記，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與八月七日，九日的消息報上連續發表。同年的十二月，美國哈普雜誌上發表了全文的英譯。據哈普雜誌的編者在短跋裏說，譯者的態度十分忠實，並未將原文刪改或是摘譯，祇不過原文中有十七個字，編者認為對美國有誹謗的嫌疑，而加以略除。

文摘社的賈開基兄首先將這些資料交給我，要我譯出在文摘雜誌上連載發表。後來新羣出版社認為這些文章有刊行單行本的價值，於是通過我徵得文摘社的同意，將原稿取去另行排印。因為在文摘上發表時，第一章的第一節曾被略去，爲了使這本單行

本儘可能地完整起見，我照原文譯出補入。同時我還將原稿重又校閱了一道，在某些地方作了些少的修正。至於英譯本中所略去的十七個字原先是想在單行本中補入的，但是戈寶權兄所能找到的俄文原本却是節縮本，反不如英譯完全；同時哈普雜誌的編者也沒有說明這十七個字是在那一段內略去的，因此使我們無從校對起。未能使中譯本成爲十全十美，這是作爲譯者的我所引爲遺憾的。

美國這個國家給愛倫堡的印象大體上講來是並不很壞的，它代表一個年青的，嶄新的，充滿了活力的現代國家。愛倫堡以公正的態度與寬博的心胸來批判美國，他極力讚揚美國在工業與工藝上的進步，但是同時他也指出美國在精神文明上的空虛；他稱頌美國人民的獨立民主的思想和生活，但是他也嚴酷地批判了美

國最可恥的疾病——種族主義；他了解美國人所愛披的時髦的外衣，但是他也揭穿了那隱藏在外衣下面的可悲的時髦的感情。

他認為戰後的美國在走着反動的道路，而邪惡的思潮正在抬頭，但是他並沒有為美國失望，他認為真正能代表美國文化的新智識份子已經在覺醒中，而這個覺醒也即意味着美國進步勢力的伸長。他認為美國固然還有許多缺點，但這些缺點將必然地在進步勢力覺醒的過程中被矯正過來。對於美國，他的結論是：「這個偉大的人民有偉大的力量與偉大的意志。而它的歷史也必然將和它相稱。」

這是一句極為公正的預言。產生過羅斯福這樣偉大的政治家的美國，是絕不會長時期地陷落在反動與保守的泥坑中的。

在目前的中國，有兩種頗為極端的意見：一種是對美國無條

件的崇拜，另一種則對美國加以抹殺一切的攻擊。事實上這兩派意見不僅是不正確的，並且是很可悲的。世界的和平基於國際間的諒解，而唯有在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有正確的認識，才可能產生國際的諒解。正如人沒有「聖人」，國也沒有「聖國」。人家的長處，我們應該褒揚，作爲我們學習的模範；人家的短處，我們也不妨批判，而批判的目的，更應該是積極性的，含有希求改進的意義，不應該是誹謗性，攻擊性的。假如這本書能夠多少給讀者們以一些對美國的正確的認識，而矯正各人所習有的成見，那麼介紹這本書到中國來，似乎也並不是完全毫無意義的事。

最後回爲這本書的出版，在各個不同的方面給譯者以協助的賈開基兄，戈寶權兄，以羣兄，盛舜兄等，我重複我的謝意。

目次

題記·····	一
一、複雜而又單純的民族·····	一
二、美國人的自由·····	一三
三、美國人的種族觀念·····	二七
四、黑人的厄運·····	三九
五、美國的「輿論」和報紙·····	五一
六、隔離美蘇的「鐵幕」·····	六一

一、複雜而又單純的民族

近代的哥倫布們並沒有很豐裕的時間，而一架「星座」號祇要二十四小時不到便可以橫越大西洋。那是一架美觀而安適的飛機：有調節氣溫的設備，並且即使在最高空的時候，也不致於有耳膜震盪的驚嚇。每一位旅客都得到一張告示，上面說在海洋中強迫降落的場合，旅客最好脫掉皮鞋，跳進一只橡皮救命船內。這個忠告對我似乎並沒有什麼誘惑力。我錶上的時針的行動却使我摸不着頭腦。錶上明明是早晨七點鐘；可是我們到達的時候却是深夜十二時，而我們却飛行了整整的一夜。我們還按照歐洲的規矩在喝早茶，可是美國人却正預備上床睡覺。

當我爬出飛機的時候，興奮的新聞記者們立刻圍攏來，開始追問我對美國感想如何。我那個時候能說些什麼呢？海關職員的靈活機警，還是新聞記者的盲目？我知道某些美國特派員們到俄國來的時候總是帶着一本預先準備好了的關於俄國的書（有些時候在他們的腦子裡，有些時候在他們的公文包裡）。我不願意學他們的樣；我小心地觀察我的週圍，並且企圖懂得我所看到的一切。

在我的生涯中，我曾經旅行過好多次數，並且到過全歐洲。我有的時候甚至覺得我已經失掉了感覺新奇的能力。在我到達美國以後，我發現這兒有好多我完全不曾想到過的事物。在這兒每一樣東西都是不同的——城市，樹木，以及風俗。這兒的夏天非常熱，可是這種熱却不是歐洲式的：空氣潮濕，好像是在一間溫室內一樣。這兒的橄欖比李子還大，却一點味兒都沒有。人們做起

手勢來，用腳的時候比用手臂的時候多；而在劇場之中，觀眾們用振耳欲聾的口哨聲來表示喝彩。

不懂得美國，便無法懂得「現代」這兩個字的涵義。許多人爲美國寫下千百篇頌歌與小冊子；它可以隨便地被誇揚，或是被取笑。可是美國不僅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同時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國家，很難能被人了解，認識。想在簡短的筆記中寫下十分生動的印象來是相當困難的。在工藝的複雜性的後面有時候隱藏着精神的單純性，而在這單純性後面——又是不曾料想到的複雜。

對於美國文學，我的評價是十分高的。想在西歐找到足以與海明威，福克納，史坦倍克或是卡爾特威爾對抗的作家是不很容易的。我或許還可以舉出兩三個名字來。除了這些作家，此外則

是一片空虛——刊載在插圖的週刊內的小說是如此低級，如此無聊，在歐洲，即使是最寬容的讀者對這一類小說也會退避三舍的。在美國並沒有介乎好與壞中間的文學，正像在美國並沒有四五層樓的建築物一樣。我們可以用地理的條件來爲紐約的摩天樓辯解：那是建築在許多小島上的巨大的都市。可是在任何一個州內的小城市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幾座摩天大廈，被成千座一層樓的房屋包圍着。

在阿脫蘭塔的火車站內，我很驚異地看到替代了舊式衣帽間的自動對號行李櫃。你投進一個硬幣，便可以得到一把鑰匙，鎖起你隨身的小行李。我正預備對我的美國同伴說：「你們懂得怎麼樣使人類的生存變得更安樂，」可是在我還沒有能開口以前，我注意到一間暗黑的，嘈雜的房間，上面寫着「非白色人種」，

裏面全是黑人與黑白混血兒，坐在那裡打盹。在密西西比州，我參觀了一位農場主人的家。他的家裏有一座電氣冰箱，一架洗衣機，一架精美的無線電和新奇的通風器。這位農場主人非常安靜地向我解釋，說黑皮膚的人根本不能算是人。無線電與通風器對於這位奴隸主的心靈發展似乎並沒有起什麼作用。

我在好幾個大學城裏住過。在美國，爲了把智識水準提高到它應有的高度，在教育文化方面有頗多的建樹。我看到規模宏大的圖書館與實驗室；我看到科學家們受到周圍的關心與注意。可是在坦納西，大學教授們告訴我他們沒有權利在學校裏講解進化律：法律禁止任何違反亞當與夏娃的聖經神話的論說。

在一切美國的都市中有所謂「獅子」俱樂部：很幸運地我有一次在某一個城市中得到機會去參加這一類俱樂部的一個午餐

會。有聲望的商業家全都聚在那兒，每個人都掛着一張紙牌，上面寫明他營業所在地以及營業的性質；午餐會與營業是有密切的關聯的。在出席這次午餐會的人們開始吃他們的蜜漬糖果，芙蓉漿與火腿葡萄乾以前，主席用一柄木槌擂着桌子，叫道：「致敬，獅子們！」于是那些中年的商業家們立刻全體站了起來，齊聲叫喊：「鳴！鳴！鳴！鳴！」我嚇了一大跳，可是他們向我解釋，說他們是在模仿獅子吼。

這些掛着吊帶的商人們的聲音模仿自然是頗為天真的事。可是，也有很壞的觀念。不久以前，三K黨就在喬治亞州舉行了一次遊行。這個似乎應該是秘密的團體的會員們都披着小丑的披氈，並且向當地的法西斯元首宣誓効忠，這個元首他們稱之為「大龍頭」。然後他們就發誓去絞死幾個黑人並且殺死一些自由思想